

中國創作小說選

中國創作小說選 (第二集)

醫院裏的故事

偃工

這幾段故事，是從我底一個女朋友

了兩三個月；伊底筆記很多，我不能統

抄下來的。伊因為腳痛，在一個醫院裏住，只寫出我所最愛讀的這幾段。

一 進院的第一日

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

死的深坑底第一日！不幸，我底命運已

此成了殘廢的人，這樣又比死有什

完全醫治了，只有死這一條路可走！

我在途中這樣地想着。我很

日是走進醫院的時

却很晴爽。

樣地想是沒有用的；然而在今日止好這樣地想了！

時從家裏出發，不到一點鐘之久便到了。護送我的人有我底

最親愛

掛了牌

他們在那里看病

椅上，這個椅子，是專門爲病人設的，他

診病所裏面有一個男醫生，一個女醫生，三四個看護婦，忙來忙去！我們等了好一會，那男醫生便叫我坐在一個靠

『你這病底根柢很深，必得住院！』

我原是打算來住院的，所以立刻就答應他了。他便吩咐一個看護婦引我們到二層樓的病

室。

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普通房間，裏面有床位十二個，分兩行相對地擺列着；我底床位是靠
在東邊窗戶底下的第四個。

『現在我底床位已佈置妥當了！你們回去罷！』我對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說。『橫豎我在
這里有看護婦招呼，而且這里很靜穆，我很樂意。』

他們沒有回答我的話，他，呆呆地望着我，此時，正注視着那兩個在房間裏跑來跑去的小
孩，一個孩子左手斷了，右腳只剩一節，據言粗大的木料，一經壓着腰的，也夾着兩腿。

「……」一會兒我最親愛的便說道：

『也好，我們就去罷！明天我便來的……』他說着，望了一望鄰女士。

伊覺着了，伊向着我說：『回去麼，我還要陪着你們玩一會兒才回去！——你看那兩個小孩子多麼可憐……』

『住在醫院裏的人，有誰不可憐呢？你看我——這個死了半身，只差沒有裝進棺材的……』我對伊說時，我那「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底觀念，不由得又攢到了我底腦子裏。

『你何苦要這樣說……你靜養一會就要好的！』伊極意安慰我，用手撫拍我的背。

『真的要安心靜養才好！濫想是沒有用的……』他，我最親愛的也接續着說了。

這時我底心已被他們擊碎了，幾乎要哭出來。我勉強忍着淚對他們說：『你們回去了麼？這裏，醫院底事，我自己當然知道！』

他們回去了！

他們已經回去，剩下的，只這

一個剛才過醫院生活的我，雖然滿屋子裏底床上都有人睡着，

但是一眼生來，只有增加我底寂寞苦痛罷了。

——倒是那兩個小孩，現在還在這裡跑來跑去，說

是可憐嗎，他們倒好像極其愉快，

曉得世界上有什麼苦痛，並不曉得醫院是極苦痛的地方，這

也是一種人生呵！

他們都回去了！

只剩下一個從沒有經過醫院生活的我，實在有無限的寂寞，苦痛，不由得我

又回想到途中那個「今日是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的第一日底觀念去了。」

停一會兒，一個看護婦來了。伊底身體矮小，態度極沉靜；伊那種全身都是白的底裝束，一望

而知是看護婦，只要到過醫院的人，伊手裏拿着一個測驗口溫的表，放在我口裏要我啣着；又聽

着時計數着我右手底脈動。我問伊姓什麼？伊用了十分沉着的態度答道：「姓劉」。我看伊的臉

色好像正在爲了這許多不幸而進醫院的人納悶着；伊底心好像要對我說：「你何不幸，也碰在

這個不幸的巖石上面了。」

午後約二點鐘，有一個醫生來詢問我底病狀，病源。他坐在我床位左邊的一個靠背椅上，

面詢問，一面記錄；他詢問病底狀態和來源很詳細。一直從我父母底狀況詢問起，至於我底生長發育的情形，結婚的時期，生有兒女幾人，以及病症初起和經過的實況，大約問了兩點來鐘才完畢。醫生去了後，又來了個看護婦，伊手裏拿着測溫表和時計，照樣做着劉小姐午前所做的工作。

這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生生活的第一日。我很感謝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送我到這里！我很感謝那醫生爲我看病很詳細！他們是我底最親愛的人，護送我進醫院，原是我意中事；但我不解那醫生詢問病狀，何以要注意到我底父母及我底生長發育，結婚呢？這些也是有病的人所應知道的事實嗎？何以我沒有得病以前，未曾有人注意到這些瑣事？何以並未曾有人告訴過我？——總之，我現在是一個已經有了病，而且已經送進了醫院的人，那些瑣事，縱令以前有人告訴過我，但到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而且，醫生說我這病底根柢很深，所以現在這樣的，我只有在這里極意地安靜着，挨過這不幸的寂寞而且苦痛的生活，等候未來的命運。

二、十，進醫院的第一日。

二 龍太太和洪小姐

我在院裏最初同我談話的人，要算是龍太太。伊的年紀大約有三十七八歲了。伊患的是

破，到這里已有兩個多星期了。伊底牀位，在我左旁，挨靠着我，所以伊說話也能聽得明白，雖然伊是破鼻子。伊看見我是一個新進院的人，怕我有點不習慣，所以對於院裏一切應守的規則都告訴我；伊並告訴我這間房內病人底病狀或名姓。伊對我說：我對面的那一個是患的溼寒症，腳也不能走動，那靠左的是一個患胃病的，有一個多禮拜沒有給飯把伊吃，只喝牛乳；再過去那邊一個是患的腹脹，前幾天打了一針，出了兩盞帶黃黑色的血水；那靠右的是一個貧血病，醫生說要靜養一二月，要多服補血劑……伊詳細地用着極輕的語聲告訴我。我看那正中患溼寒症的，年紀不過三十四五，頭髮蓬鬆，粗大的面龐，黃而略帶黑色；伊好像知道我們注視着伊，也用了久病無力的眼睛遠遠地注視着我們。那患胃病和患貧血病的，都是女學生打扮，年紀都很青。似患腹脹病的那樣面色的慘黑，目光底射人，我看了幾欲害怕。我問那人姓甚麼，是哪里的人？伊說：『那我可不知道！那難堪的樣子，真可憐咧！……但是那一位是姓羅——羅太太。』伊說着，用眼注視對面正中一個患溼寒病的。我問：『其餘的呢？』不知道。伊搖着頭說：『只是那位是李小姐，伊可憐極了！』原來這李小姐底牀位是同在我這邊窗下；靠着伊右旁的第一個是不滿四歲的小女孩，是因為好玩被石子把左脚壓傷了的；第二個就是李小姐了。我轉過頭把伊望了望：雪白

臉兒，剪短的頭髮籠覆在嬌小的額上，真是可憐極了！我問龍太太，伊爲什那樣可憐？龍太太答着我說：『伊今年才十九歲，還沒有嫁人；伊腳上生了毒瘡，右腳尤其利害，已經被醫生把右腳踝骨以下截去了。而且，伊底右肩上也腫爛了！開了幾刀，每次搽藥的時候，那種淒慘的聲音，真正難聽……』

唉，伊底母親是個出家人——尼姑咧！龍太太說至此，忽然變了很嚴厲的樣子對我說：『伊底父親是得了一種不干淨的病死的！伊底病，據醫生說，是從胎裏帶來的，很不容易治好！伊底母親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婦人，面貌很是豐滿，時常到院裏來，每來一趟，伊們娘兒倆必定嗚咽地哭了！那種情景，誰說不傷心呵……』

龍太太慢慢地說着，眼眶滿含着眼淚；可是我因爲自身底病痛，却無精打採地聽過了。伊底話反注意到那後面房裏底兩個小孩。

原來這房底後面還有一間特別一點的房間，是專門療治肺癆病用的；同我住的這邊只隔一層玻璃，裏面有兩個小孩在那里牀上作玩意：一個在床上翻筋斗，一個把紙撕成碎片，朝那一個身上吹去；他們很快樂，似乎不知道住的是醫院。我問龍太太：『那兩個小孩，他們有什麼病？』

太太說：『他們麼？有三姊妹在這裏呢！躺在那藤椅上的那個是姊姊，你不看見麼？十七歲了，那小

一點的是弟弟，有了八歲，最小的是妹妹，才六歲。他們都是從胎裏帶來的肺病，聽說他們底祖父，父親，都是患肺病死的……『我看那藤椅上躺着的，女子，已剪去了頭髮，黃的綿襖，袖子很短，也是女學生打扮，正在那里看書，清瘦的面龐，帶着黯淡的病容，那種憔悴的樣兒，印在我底腦子裏，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

龍太太同我談的話真多！伊簡直是我底報告的使者！可是伊底性情是怎樣的呢？我們要知道，也就大半在伊底言語中可以看得出來了。

伊是一個長居在鄉村裏的人！伊底樸實，厚重，自不待言；而且伊底同情心也極其發達！尤其對於住在醫院裏的這些不幸的人！伊常對我說：

『凡進醫院的人，都是極可憐的人，都是命運有缺陷的人，好好端端的，一個人，一有了病，穿吃，什麼都不如意！什麼都覺得討厭！看見別的人——那些無病的人——那動作活潑潑地，多麼可羨慕呵！……一個人，但願從生到老要活着，便要好好地端端正正地活着，一點也沒有病，纔是大福分！……』

伊底感情是這樣，所以伊很知道人底一生有了什麼病痛，須得進醫院，是一件最不幸的事；

伊對於那本可以好好地過一生而竟至有了不可避免的終身的病痛的人，如那李小姐，如那三姊妹，尤其悲憫！有時伊絮絮地對我說着，眼淚涔涔地滴下了！可是伊底淚單只爲別的不幸的人們流掉，至於伊自己底不幸，是一個破鼻子，把面部弄得坦平，說出一種帶着鼻音的話，伊自己反倒不計及了。

伊不久便出了院，因爲伊底家裏極貧苦，不能負擔如許的醫藥費。伊出院底第二日，就來了一位洪小姐佔住了伊底床位。

洪小姐身軀很矮小，伊說有了二十歲，但看去好似還只十六七歲的光景。原先，伊頭上梳着雙式垂髻，自進了院，因醫生要伊常常睡着不動，極不方便，伊於是把頭髮都剪去了。伊說話甚伶俐，而且多惹人笑，許多病人都喜歡親近伊，可是伊得的什麼病，人都不知道！伊也從未對人說過。雖然醫生來看過兩次，但每次總是用布幕遮着；後來我問了一個看護婦，井小姐，伊也不肯告訴我，我只對着我一笑就走了。後來我又問着一位年紀比較老的女醫生，纔知道伊是得着一種陰癩病，下部腫了，必得開刀纔能診治。我聽着很是奇怪，希罕伊怎麼就得了一種那樣不幸的病咧？

有一次，我同伊談了許多話，談到這題上面了。

『洪——你底病怎樣起的呢？』我問伊了。

『我底病麼——但是……』伊口裏答應，兩頰漲紅了。

『怎麼？但是——究竟你底病有了多久了？』

『足足三年！』伊底態度十分地沉着了。

『三年了嗎？何不早診……？』

『早診，原來很心願的，但是很難出口……』

『那末，到底你底病是怎樣起的呢？』

伊沉吟了一會，臉上現出一種苦笑，並不答話，只把眼睜睜地望着我。

『到底是怎樣起的？你底丈夫呢……？』我又問了伊一聲。

『他麼，已死去兩年了。』

『嚇，死了麼？你幾時結婚的呢？』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可是他——我底夫——比我大了六歲……』

『大了六歲！那末你底病恐怕不止三年嗎？』我笑着問了伊。

『呃，真的！』伊也帶着半面的笑容回答。『不過頂利害的時期只有三年罷了。自從十三歲的時候起……後來便漸漸地癱腫起來，久而久之，便成了「血球突出」。唉，我真埋怨殺人！只因以前很難出口，所以忍了又忍，但因為這樣，我底命運也就到了這不幸的現在；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而且自從我得了這病以後，我不知受了他多少虐待！他時常在外面宿娼，有時夜間我爲他守門到一二點鐘才睡；我因為自己得錯了病，簡直無法諫阻他，只好埋怨自己底不幸的命運罷了……』

伊說着，漸漸地把笑容放了下來。變成冷峭的顏色，很是頹喪！「唉，這是誰斷送了伊呢！」

……
過了幾天，洪小姐開了一次刀，伊底病稍微好些；於是伊能在房間裏外走動了。伊那活潑的身兒，伶俐的嘴兒，照樣在各病人前面湊趣！於是伊同我談的話，越發多起來了。並且伊也能如龍太太那樣，同我談着醫院裏許多新故事。

有一次伊笑着對我說：

『樓下產科裏有一樁怪事。一個未嫁的女子，在這院裏生了一個小孩子……』

我問伊那是怎麼一回事？

伊說，『一個未嫁的女子，年紀大約有二十三歲了。伊在家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有了孕，——這大概須問伊自己才知道——經伊底父親察覺了。自然，一個未嫁的女子有了孕是極不名譽的事，無論誰底父親須得發怒？但是伊底父親一聲也不響，只悄悄地把伊送到這醫院來，恰好進院不久便生了這個小孩呵。』

伊說完望着我笑，好似伊現在已經探得了一件極神祕的事了。我問伊那個小孩呢？

伊說：『那小孩當時就給傅小姐拿去了。』

『傅小姐！伊是什麼人？伊把那小孩拿去做甚？』

『伊呀，是這院裏的醫生，伊是外國人，是一個好做慈善事業的人；伊底家裏很有錢，伊把那小孩拿去，是要當做伊底兒子，親生的一樣去養大的，雖然是私生子。聽說前好幾年，伊收養了的一對私生的女小孩，現在已能夠讀書了……』

『呵，有這樣的一回事呵！』我很詫異地說。

『呃，有的！』伊接續着說。『而且還不止這樣！那邊樓上小兒科裏面不知有多少可憐的人，有一大部分都是蓋小姐——伊是這院院長，也是外國人——收來施診的：有一個小孩，股部生了一個疽，癰腫著差不多比那小孩的頭還大；有一個，鼻子完全沒有，眼睛只一隻；一個頭上滿生着毒瘡，潰爛得膿血迸出，非常可怕；又有一個極可憐的，一個啞子，手又癱，腳又跛，你看可憐不可憐？又有一個遍身生的是一種什麼毒瘡；又有一個小孩只三四歲便生了痔病。聽說這都是蓋小姐施診的。伊專收養這一類的小孩到院來診治，完全不要一個錢；有幾個簡直是從乞丐隊裏收來的，你看外國人底心多麼好呵！』

伊同我談着似這一類的話真多！伊現在簡直成了我底龍太太第二，也做了我一個報告的使着了。

.....

洪小姐和我相處漸漸有三四個禮拜了。我對於伊底爲人也觀察得更加明白一點了。我看伊底爲人，不僅是在說話伶俐，身體活動；且伊還有一種沉着的本性含蓄在裏面；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伊底伶俐與活動是外貌，伊底不可測的心還爲人們，或者伊自己含着有無限的隱痛，是

別人所不能看得出的。

有幾回，我於伊底無意的言語和容色中覺着了。

本來，進院診病的人，男的女的大大小小實在是很多！而且這些人們——並我也在內——都是陷在最不幸的命運裏的，依龍太太底見識說是這樣。但是這些人們中也有幸而診治好了的，也有真個不幸不能挽救的。這在洪小姐看來都有極深的感觸，在伊底不可測的心裏。

『又出去了一個了呵！』眼看着人家進來，又看着出去，好不心慌呵！這是伊看見診治好了的病人出院時這樣說的。伊那種抑鬱的態度好似被不可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有一天，一個治愈痢疾的女人去了，伊遠遠地望着那人手中挾着一些在院用的零星什物下樓去。伊徑直喊了出來，『去了十一個哩！』我說，『真的嗎？』伊笑着並且很確定的說，『哪里不是真的！難道我還記錯了！你看，我剛進院來的那一天，不是出去了一個傷寒發狂而治愈的王小姐麼？』第三天出去了一個女小孩，伊是因為好玩把腳壓斷了的，就是在你底右邊床位上那個；後來又出去了兩個女學生，一個是患胃病的，一個是患貧血病的；這已經有了四個了。後來又出去了兩個：一個腰部裏忽然生了一個球，以為是血毒，後經醫生驗得是懷了孕，就出去了；另一個脚上中了一粒

砲彈，是在鄉裏被土匪打中了的，你們說伊在這院裏住了三個多月咧，後來又出去了三個；一個母親領着兩個小孩，他們三母子完全是蓋小姐施診的，沒要一個錢；到昨天又出去了患瘡疾的賀小姐；你算算看，連着今天的那人一共是多少呵！「十一個」一點都不會記錯！你說對不對呢？……」

我說，「真對，真出去了十一個了。你底記心真好！一點都沒有錯！」

「我想我真不會錯的。……哈哈，他們到是一個一個的出去了！可是我們還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出這苦海。才得脫離這地獄！」伊說時雖然勉強笑着，但我很知道伊底心已被不可幸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

有一次伊哭了一天的早晨，伊同我正在談笑着，忽然聽到樓底下有一種哭聲，起初聲音很細，後來竟至放聲大哭起來了。哭聲正在我們這邊窗戶底下，所以聽得很清楚。伊聽見了，伊傾心注意地聽着，好似有了很深的感觸！「唉，死呵，又碰在了誰底身上了！……」伊的話還未說完，兩頰通紅，兩眼底淚便滾出來了。

「誰死了？值得哭麼？」我問伊；

『不死了的人是誰？我並不曉得！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只要感觸着一件可以哭泣的事，我就從心底裏哭泣了；而且不一定要什麼人或同我有關係的人，只要遇着一個可以悲哀的人，我就從心底裏悲哀起來了……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伊說着，淚已流得滿面都是了。伊一面把手帕子揩拭眼淚，一面偷望着我，好像詫異我沒有伊那樣的同情心，却不知我底心已枯了，淚已乾了，哪能夠爲伊表着許多同情，爲伊底安慰的使者呵！

還有一次，伊一個人站在挨近伊底牀位底窗戶面前探望了好一會兒。這是一天底下午，差不多將晚的時候，伊探望了好一回，才回轉來，坐在靠近我的牀的一張椅子上。伊底態度十分沉着，我看伊好似又感觸得很深了。

『你又想什麼了？』我問伊。

『有什麼可想的呢！』伊說着，眼睛頻頻地望着我，更覺得幽鬱了。『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有什麼可想的呢！你看——這樣將晚的天氣，幾朵白雲被一抹的斜陽反射成了黃金的顏色，河中底水又被雲彩映照得通紅；幾隻小鳥唧唧吒吒地叢在樹頂枝頭，飛上飛下，表示尋巢覓宿的樣子，多少的愛慕；那將墜的夕陽掛在西山頂上，也覺着依依眷戀的樣兒，在那里換過他底生